

煤油灯里的曙光(外一首)

观内蒙古东部区第一个农村
红色党支部旧址

□陈小秋

犁杖还是当年的犁杖
锄头锈迹斑斑,锈蚀了多少岁月
磨掉了几多时光
大山里的寂静
巴拉格歹乡
曾 融满了红彤彤的信仰
那山村的枪声,穿越70余载
仿佛每到深夜,还会有闪烁的星星
被冷枪射中,仿佛八路军与反动武装
还会随时有场生死鏖战
上炕盘腿坐坐吧,炕席花不硬
洋油灯在炕桌上忽明忽暗
农友们还围着宋振庭、蒋弼弼商量
土改

蛤蟆头一根接一根燃烧策略
问一声,谁还敢打冷枪,谁还敢再叛变
舔破窗纸往外看,曙光爬上了山顶
草原东部区第一个村级党支部
终于在一家家农户的星星之火中
喷薄出自由幸福的燎原

另一种渴求

嘘 请保持安静
悄悄地,咱不惊扰羊们吃草
也不让专注的马们
突然抬头,张望
乌兰毛都草原
嫩绿的地毯,恰似
波涌的绿浪,一个个山头地追
天空时时飞来鹰点缀
我在想,究竟哪一处山后有长调
哪一处是我 打滚的地方
能不能卷一小片地毯
拿家去,铺在客厅
草和水的芳香
弥漫成夏日的常态
让城里的鼻翼,翕动中
陷入另一种渴求
对对,去借神仙的宝葫芦
把这香气吸到城里
吸到我的书房
乌兰毛都
我想成为你的牛羊

远去的沙尘

□李广凤

因沙而得名的南沙梁
风沙起时,如一头发疯的豹子
在房前屋后乱撞

遗弃的村庄,裸露着曾经的屋脊
就在这样的遗址上
如今百万亩樟子,铺开了望不尽的
视线
沙尘的金钱豹,臣服在一片绿树成
荫里
从此在草原深处,我熟悉了一个
词汇
叫做 治沙止漠 !

二

塞北草原,每到春季的风沙
就像十万头骆驼,发出低低的嘶吼
黄苍苍的面孔,从灰色的柠条间穿
过

因为太熟悉,已懒得抱怨的人们
怀抱一棵又一棵小树苗
像呵护自己的孩子,在田间地头
在山坡,在低洼
在育苗基地,到处都留下
植树人的身影

三

那些圆圆的滚珠
缠着抗寒的樟子松
弹拨着所有人心弦
漫卷的黄沙与树木
各自咬紧牙关
打响残酷的拉锯战
当胜利的一方,终于把绿荫高高
举起
自然之母,又还给了我们
干净的蓝天,白云 和草原的辽阔
而无情的风沙,则止于一只铁锹,
一副镐头
和无数双勤劳,不知疲倦的手
你看,今天的多伦诺尔
已被青山绿水环绕

荒原喝

□张永波

二十世纪初,英国冒险家克拉克
拍摄过反映华北地区民众生存状
态的照片,官僚富绅,颠夫走卒,耕
农渔夫,金莲村妇,牧叟田娃。我关
注的是人物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
窗口,很失望,除了浑沌、麻木与浑
噩,未看到令我振奋的任何讯息。
那不是老僧禅定的眼神,禅定是充
满智慧的,那不是好奇者的眼神,
好奇者是生龙活虎的,那不是狡黠
者的眼神,狡黠者是活灵活现的,那
不是贪婪者的眼神,贪婪者是饱含
饥渴的,那不是轻浮者的眼神,轻浮
者是双睛流萤的。这是一种分不清
甜与苦、分不清仙丹与毒药、分不清
残酷与骄纵的眼神,这是一种机械
而无聊的生命。我多少可以理解鲁
迅先生为何拿起了纸和笔,愤然弃
医从文,精神唤醒 是二十世纪仁
人志士为旧中国开出的最好药方。

进入三十年代,枪炮的暴戾姿
态已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时期,亡
国亡族只在旦暮之间。那时,残酷
的现实是数十万东北军烟消云散,
看似能与江南抗衡的东北政权土崩
瓦解,燕山以东八十万平方公里土
地沦为人间地狱,日本铁蹄肆意蹂
躏着生命、肉体、意志和自由。侵略
者狂言,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
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希望了
吗?

如果还能找到一个支撑,那就是
五千年来的文明积淀。中华民族所
经历的各种苦难与创痛以及在苦
难中奋起和在创痛中疗愈的记忆是
任何国家——巴比伦王国、印度、埃
及、罗马帝国等等加在一起也难以
相比的。这个民族积蓄的能量譬如
码放起来的层层干柴,需要的只是一
个火点,哪怕是星星之火!这个火点
将来自哪里?答案是燕地!东北抗
日义勇军率先拿起大刀长矛以血肉
之躯撕扯着侵略者。当时隶属于热
河省建平县现在被划为敖汉旗四
家子镇的一片荒原成为点燃干柴的
重要火点,瞬间爆发了让海内响起
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的
战斗之音,这就是我们每天清晨聆
听到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

韩愈曾言:燕赵古称多慷慨悲
歌之士,《隋书》云:自古言勇敢者
皆出燕赵。古老的燕地文化造就了
世代相传的燕地侠风。乐毅以
弹丸燕国连下齐国七十城,直插
巨无霸腹心,荆轲跨过刺骨的易水和
奔腾的黄河践行着士的诺言,张
飞在长坂坡上冲天一吼展现勇者的
无上刚烈;安禄山猝然间便将盛唐
推进了深渊,耶律阿保机依凭莽莽
燕山的威势和长川广漠的纵深与
中原分庭抗礼一百五十余年。任侠之
风在和平年代可能是路见不平,拔
刀相助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可能是
流血五步,伏尸二人 的匹夫之勇,
而当山河破碎之际便转化为九死
而尤未悔的爱国主义情怀。因此,
这把拯救民族危亡的烈火在燕地
燃不足为奇了。

所谓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临时
组织起来的草头将军们真正是以
卵击石。然而,明知结果却偏要忘
我一搏,这正是任侠之风的极端表
现,越是在没有前路的情况下倒是
是

所谓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临时
组织起来的草头将军们真正是以
卵击石。然而,明知结果却偏要忘
我一搏,这正是任侠之风的极端表
现,越是在没有前路的情况下倒是
是

只为心底那纯真的信仰

□米丽宏

后来,看露天电影,看到电影中
的人说起党,是那么庄重而肃
穆。于是,内心深处,对党,又悄悄
生起一种仰望星辰般的神圣感。

随着年龄增长,对党的认识也
在深入。从课文《刘胡兰》,读到党
员的坚贞不屈;从《老山界》,学到党
员的乐观主义精神;从《七根火柴》,
见识了党员的无限忠诚

初中时,学《飞夺泸定桥》一文,老
师为我们穿插了一个题外话——刘志
丹的故事。他讲,刘志丹长得秀气俊
朗,却叱咤陕甘,令敌人闻风丧胆。他
每到一个村庄,都要先摸排村里情
况。比如,人家多少户,房子多少间,
锅灶多少口,大炕多少铺,信手拈
来,如数家珍。有人不信,暗暗去
数,结果一毫不差。老师说,看看,
这些革命家,可不是只靠猛冲莽撞,
他们是靠智慧打天下。

原来,党就是这样一群人——以
血肉之躯走在前面引领人民追求幸
福,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送
给百姓,把一个坚定的信仰种植在人
心里,并帮他们在革命中百炼成钢。
多年后,我也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记得有人问我:三十了还入党,你想图
啥?我摇摇头,我并没有抱
什么图实惠的目的。我只是尊
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也想树立一个
信仰。一个人有了信仰,才会内心
安宁,充满正义,邪气不侵。

从他那,我们知道,党,是温暖的,
又叫人敬服的。

执行主编 海粼 责任编辑 李倩 版式策划 卓娜 制图 安宁 2021年5月20日 星期四

9

血沃青山铸英魂(组章)

□清明

砸碎了桎梏 照耀了黎明 指明了方向。

之三

天似穹庐,笼罩四野!

英雄折腰,青山铭记!

黄花铺开,充满了战地黄花,年轻
的思想静静绽放。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墓碑太少,
太少了,走遍青山处处,都有无数的无字
碑缅怀英灵。普普通通的张兰女在生死
关头站成了青山叠翠的美丽,白生白夜
送石磨盘,磨合一曲拥军拥政的英雄绝
唱,烈士墓碑上镌刻的二丑子,让所有
瞻仰的目光有了高度。更有成成中学莘
莘学子,前赴后继,血沃青山。

各路英豪,戎马青山。

就是这个传奇,生动了世界,至今风流!

之四

世界不沉默!

中国更不沉默!

北疆边陲更不沉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一股强劲的春风,草原各族人民石
榴花一样团结守望。奋发蒙古马精神,
涤荡岁月尘埃,开辟不朽纪元。大特山、苏安盖、蛮汗山的山谷闯出
了大青山骑兵支队、蒙汉抗日游击队、萨
县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抗日游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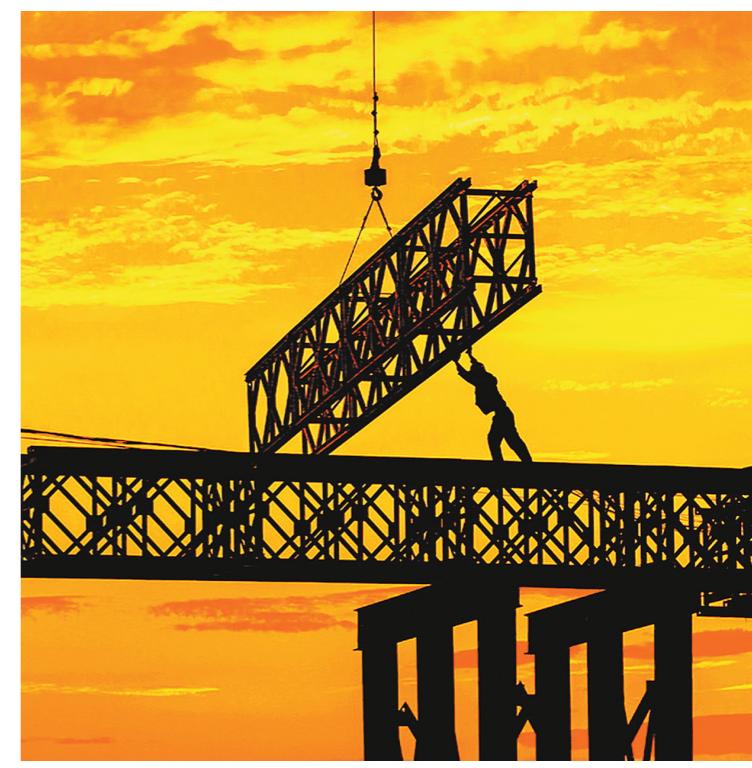
既隐蔽,又无处不在活跃。

既低沉,却在夜夜里托举昂扬。

坚韧的信念,在苦难中挺起山一般的脊梁。

大青山八大高峰延绵向东,铸就一
道不可逾越的抗战屏障。五大沟纵横穿插,得胜沟长流不断
的河流,滋润着革命的青春蓬勃蔓延。攻克乌兰花、激战马场梁、伏击蜈蚣
坝、保卫井尔沟、血溅韩庆坝。流血、牺牲、奋斗、崛起,血沃青山埋
忠骨。

镰刀、斧头、五星、红旗,割开了羁绊,



架桥

苗青摄

敬佩普通的你们

□徐善景

不懂他吹的是戏还是歌,但却能感受到
他的快乐。可没想到,我心目中与老顽童
画等号的老杜哥,却在春节期间,搬
了一张桌子,戴上红袖章,坐在小区门口,
正经八百地当起了疫情防控值勤员。

桌子上面放着登记本、消毒液、保温
计。对进出小区的人员,老杜哥都一一
登记,并给他们消毒、测体温。没戴口
罩,不好意思,本小区谢绝进入。看着他
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忍不住打
趣他,像那么回事儿!他却一脸正经:

弄啥说啥,我要不认真,就是对咱大
家的不负责,更对不住老党员这仨字!

后边楼上年前新搬来一对夫妇,到
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却已经
很熟悉了。一是知道他们跟我是一个乡
镇的,是老乡;二是两口子都穿着环卫
服,负责我们小区边那段路的环境卫生。
每天上下班,我总能看见他们忙碌的
身影。街道两边,一边一人,拿着工具,
来回巡视着清扫垃圾。我们小区的
卫生是不归他们负责的,可我多次看见
他们清扫小区里的垃圾,住在这里,看
见垃圾不捎出去,心里不舒服。

直到有天,我又和几位邻居扯闲篇
时才知道,这两口子以前在老家村里都
是党员干部。儿子在城里上班,想让
他们来城享福,说了多次才进城,却偏又
不住。儿子没法子,只好顺了他们的意,
还租了房,让他们住在离干近的地方。

其实,在我们身边,类似的人有很
多。他们都是普通普通的人,做着普
通普通的事。如果说,谁也不会知道他们
还有一个身份叫党员。行文至此,我好
想对这些人们说句话:你们虽然普通,但却
令我敬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徐善景

我居住的地方,说是小区,不如说是
小院。前边的楼邻街,常住的有五六户,
后边的楼靠河,常住的不过七八家。

院小,人少,左邻右舍虽然不一定知
道姓啥叫啥,但也彼此熟悉。见面时,都
相互吃了吗?忙着呢!地打招呼。有
时也会坐在小区门口扯闲篇,扯着扯着,
就扯到了一些人,一些事。

邻街四楼住的两口子都已退休。女
的平时挺闲,接接孙子做饭,男的却是
退而不闲。每天开着一辆黄色的三轮洒
水车,吃过早饭上街,中午饭点回来,
吃过饭,就又匆匆上街。有次在小区门口
和他老伴儿闲聊时才知道,他退休后歇
不住,就找了份冲刷大街人行道的活儿。
这活儿没有固定的工作位置,每天八点
前要赶到统一集合点领任务,然后到
指定的街道冲刷,不到一个小时拉一
次水,一天要拉十来次。问及每月工资
有多少,他老伴儿笑了:老申说自己是
党员,不能讲价钱,反正退了没事做怪
无聊的,上街做做清洁,还解解心焦
也就是那天,我才知道他姓申。

有天上午十点多,我从外边走进小
区,看见老申拿着板子、木挫和螺丝刀,
蹲在三轮车边在忙活。问他在干啥,他
说车胎扎烂了,补补。我觉得奇怪,车
是公家的,坏了不报销修理费?老申笑
着跟我说:咱家里啥工具都有,动手花
不了几个钱,能省就省点。

二楼老杜哥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我
看来,从金融部门退休的老杜哥日子最
惬意,接送孙女时,开上电三轮,不接送
孙女时,要么骑着自行车,上街转悠着
玩,要么开着电三轮,拉着老杜嫂去河边
转。老杜哥为人热情,见人都笑,还十分
乐观,我不止一次听见他吹口哨,虽然听